

# 專訪 翩娜·包殊烏帕塔舞蹈劇場新任總監

# 魯茲·佛斯特：「成長總是一次歷險」



■ 翩娜·包殊烏帕塔舞蹈劇場現任藝術總監 魯茲·佛斯特 (Lutz Förster)

## 舞團未來：將創作新作品

2009年，魯茲發表了自己的獨舞作品《魯茲·佛斯特——一個舞者的肖像》(Lutz Förster-Portrait of a Dancer)。「那是很不同的經歷，我從來沒想過要去編舞，也沒有強烈的渴望去做。這世界上有太多的編舞其實並沒有編舞的衝動，任何一種藝術也好，如果你沒有那種渴望和衝動，不能去感受，或不能表達自己，那不管是繪畫還是音樂，你最好還是放棄。」魯茲說，但當他有機會到墨西哥進行七個月的教學工作，他卻在寫作中得到靈感。「那時我很空閒，就開始寫作，發現原來有很多東西我想說。」於是這個獨舞作品變成魯茲的自畫像，將其藝術生涯中的重要片段、生活、與翩娜及其他藝術家的合作融入其中。

演出後，魯茲把錄像帶送給翩娜，沒想到不久後，翩娜突然逝世。

魯茲說，那之後的舞團經歷了艱難的時光，不像美國現代舞大師梅西·康寧漢生前已為舞團與自己的創作資料做出了鉅細無遺的安排與保存方案，翩娜沒來得及留下任何指示。而沒有翩娜，包殊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將去向何方，對於每個成員來說都是艱難的抉擇。「但後來我發現，很多舞者都對舞團和自己產生出更多的責任感，我想，這是我們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而超越責任感地去跳舞，實際上是十分美好的景象。」

2013年4月，魯茲被舞團推舉成為新任總監，他形容自己如同一下跳入冷水之中，來不及思索長遠目標，當下之急是「快游」！但他明確表示舞團2015-16舞季將有創作新作品的計劃，而對於翩娜的舞作遺產，「不只要保存，而是要令這些舞作保持鮮活。」

「我在李蒙舞團工作過，但李蒙其實1972年便已去世。到現在，舞團在他去世後存在的時間比他在世時還久，並經歷了不同編舞。但當舞團去巡演的時候，人們希望看到的總還是李蒙的作品。我想，這也將是烏帕塔舞蹈劇場所面臨的未來。翩娜的作品如此獨特，她去世後人們對這些舞作的渴求可能遠比以前還大。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舞者們自身要準備好可以去嘗試新的東西，舞團的劇目設計也是。」魯茲說，「成長總是一次歷險。」

2009年舞蹈大師翩娜·包殊突然離世，讓全世界的舞迷備感悲慟。有着多個經典舞碼的烏帕塔舞蹈劇場，在失去了翩娜後，又將去向何方？

2013年4月，舞團選出資深舞者魯茲·佛斯特(Lutz Förster)出任新總監。趁着本月中舞團帶著翩娜早期作品《死而復生的伊非格尼》來港演出，記者專訪魯茲。當被問起與烏帕塔舞團超過三分之一世紀的緣分時，這位高個子的新總監打趣道：「的確，我們就像家人一樣，也有着每個家庭都有的各種問題。」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藝術節提供

魯茲·佛斯特來自索林根，和翩娜·包殊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他一直喜愛舞蹈，也曾經是一名出色的交際舞舞者，不過在投身現代舞之前，他並未視舞蹈為自己的職業。21歲時，他做出人生一大決定，申請埃森斯福克旺學校，就是在那裡，他與翩娜相遇相識，開始了之後長達34年的合作。

魯茲回憶與翩娜的第一次相遇：咖啡廳中，翩娜和波契克與另外幾個朋友走了進來。「那時我已聽說，她離開學校

去了烏帕塔發展。她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好熟悉，因為她說起話來很像我祖母，她有索林根的口音，雖然她嘗試去改變它。於是我也開始用家鄉口音和她說話……」

與翩娜一起的日子，被魯茲形容為令人無比興奮的時光。「她改變了舞蹈的面貌，」他微笑着說，「我從她身上學到的東西強烈地違反我的本性，就是『耐力』。而她，正是憑着耐力不斷地追求完美。」



■ Pina Bausch早期的作品《死而復生的伊非格尼》本月於香港上演。 攝影：Ulli Weiss

## 魯茲指翩娜：是天才，也是可愛的普通人

還在福克旺學校時，魯茲便以學生身份參與了翩娜的舞作。「有一天，我的老師和我說：翩娜看上你了，她在做一個新作品，希望一些學生來參加，她說她想要那個『有着一個大鼻子的高個兒』。」就這樣，魯茲成為了翩娜版《春之祭》中的一員，而這個舞作至今被認為是最偉大的《春之祭》版本之一。問他被選中時心情如何，他意外地說：「甚麼也沒有。」

「我21歲時才開始跳現代舞，人們總說我『太遲了』、『太高了』……太多『太』了。剛開始時，連老師們也不看好我。可是一年後，這個女人卻來找我參加一個職業舞團的製作，這才是《春之祭》對我的最大意義。那時我就想：也許，決定成為舞者並不完全是個錯誤。」演出結束後，魯茲的導師Hans Zullig找到他，說：「你知道嗎，你真的沒有突出來。」「那對我來說才是真正的讚美。」魯茲由衷地說。

1978年，魯茲成為翩娜團隊中的永久成員，正式加入舞團的他迅速成為團隊中最傑出的舞者之一。但他仍堅持不斷嘗試，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獲資助前往紐約，在荷西·李蒙舞團(José Limón Company)任舞者。1984年至1987年，舞團更邀請他重返紐約去擔任助理總監。「在我的感覺中，我從未離開過。我在加入烏帕塔舞團前就已經申請了資助，後來終於成功了。翩娜也經常說，她曾經在紐約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時光。」魯茲說，在李蒙舞團跳舞的期間，他仍不斷回烏帕塔參加演出，

「後來李蒙的舞團邀請我回去做助理總監，我想這是個有趣的任務，就接受了。但我一直持續地與翩娜和舞團合作，我並沒有離開。但能嘗試不同的東西也很好。」

除了和李蒙舞團合作，魯茲也積極和不同的藝術家合作，例如曾參與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的《大都會的祝福》(Cosmopolitan Greetings, 1987)和《浮士德的悲劇》(Dr. Faustus, 1989)。他亦不抗拒別的創作形式，電視、電影，甚至廣播他都曾涉獵。「我總想嘗試不同的東西，但我的家是烏帕塔。」魯茲說。

八卦地問魯茲對威爾遜這位劇場大師的印象如何，他笑着說：「從某程度說，他和翩娜很像，他的生活和創作沒有嚴格的區分，隨時投入在工作中。這種類型的人可能會讓人覺得很疲累。就像我雖然很享受和翩娜工作，但有時我也希望有個人的生活。但他們卻永不停步地往前走，就算在假日也是一樣。」

對於魯茲兩次離開前往紐約，翩娜其實並不是很高興，但她最終選擇了接受。在魯茲第二次去紐約期間，他回烏帕塔演出《On the mountain a cry was heard》，整個排練中，翩娜沒有採用他的任何創作，「那時我們的關係有點緊張。但在排練的最後，她突然來找我，為我和Dominique編了一段很美的雙人舞，我們就又好如初了。她很人性，有普通人的優點，也有普通人的缺點；她是個天才，但也會犯普通人會犯的錯誤。這卻也是她可愛的地方。」



■ 1996年翩娜在香港。



■ Lutz Förster (左一)與Dominique Mercy(右三)月中隨舞團來港時與香港舞蹈家梅卓燕、專欄作家劉健威、中芭團長趙汝衡、舞蹈家楊毅等朋友飯敘。 梅卓燕提供

# 期望總成失望

文：蕭威廉

踏進三月，天未轉暖，還多了些細如牛毛的雨，更增陰寒，本屆藝術節的兩支音樂勁旅就接連三天現身奏了樂。可能是濕漉的氣候影響了心境吧？我聽了這兩個樂團的演奏後不僅未感滿意，當樂曲進行時連興奮都沒有，甚至連D. Harding指揮倫敦愛樂的下半場曲目，此刻我怎麼都想不起來，只記得最後他encore的竟然是《星球大戰》的主題音樂！但我聽一些資深的愛樂觀眾在散場大堂訴苦說：「唔！是這樣的啦，歐美樂團來香港多數都是演砸了的。好像那個C樂團，還有那S樂團……」所以，我也真問問這些西方樂團的大佬們，他們來到香港這個商業化的遠東小島演出是抱着怎樣的心態？三月六日晚，久享盛名的Iván Fischer和他創辦逾三十年的布達佩斯節日樂團，在文化中心舉行首場音樂會。這場音樂會選擇了一首非同小可的作品：布魯克納的《第九交響曲》。此曲在港還是首演，愛樂者們一早歡欣鼓舞，引頸以待，因為此BFO樂團號稱世界最佳樂團，並在二〇〇八年也被Gramophone選入世界十大樂團！

臨場才發現，該晚上半場的曲目是莫扎特的《G小調第四十交響曲》。對比篇幅浩瀚樂器紛呈的「布九」，或許常人會把這首G小調交響曲當作一道小巧玲瓏的陪襯品，那就謬之千里了！這首交響曲不僅濃縮了莫扎特有笑有淚的人生體驗，也昭示了西方文明上的人文藝術即將凋零荒涼。換一句話說，布魯克納的所有作品加起來都還比不上此曲的真切剔透。

然而Maestro Fischer輕輕一揮棒，BFO就輕輕巧巧無傷大雅地奏起了那原本極為濃郁複雜哭笑已無從分辨的快板。說是「Molto allegro」(極快)，但同時有起起伏伏的律動，優雅中帶着心中的傷痛微笑，但只是嘴角上翹雙眼一派怔然，實因內含人生苦旅的一泡熱淚，鼻腔且哼着這G小調的旋律歪歪嘴嚙若無其事地翩翩起舞。但Fischer與樂隊只是簡單地奏着一種精彩的輕音樂，失去了感人的可能性和張力，而且那音樂顯現的是樂器的漂亮音色而非人性的披露，對於盛名之下的指揮和他的樂團，這種其實難得的平淡演奏，我這個遠東一隅的島民只覺不是味兒。第二樂章行板，正是莫扎特以其犀利音樂才賦預示未來世代人性枯萎文化衰落之相的哀樂，長笛啾啾，琴聲蕭瑟，西方文明的大樹正步入黃葉飄零的秋天，因為人類的物慾已因資產階級的興起而一發不可收拾，人類的神性即將退讓，靈性將被蔑視。但費沙的演繹對其中一切漠然無覺，他關心的只是聲音上的控制，速度上的變化，和很細緻的對比。

鑑於此，他下半場的「布九」更加空洞，宇宙裡只有無情無形的虛光幻影，聽得我直打瞌睡。他的音樂世界裡只有音響性，在這方面他傾注了全部且單一的才能，樂隊的聲音，在上上下下的工整平衡上幾近無暇可擊的境地，但對音樂內涵的表達卻是形淡味寡的。這種冷靜客觀的藝術取態根本不能進入布魯克納那沸騰而深邃大愛瀰漫的神聖宇宙，又怎能奏出他心中沛然響徹的交響曲？

不過安歌時他們近百人的大樂團加奏了一曲巴赫的改編作品——G弦上的詠嘆調，忽然小巧秀雅、趣味盎然起來。對於巴赫筆下已將大千世界的變影枝形連帶篤定信仰皆盡在譜的作品，他的細膩清淡的修為忽然有了用武之地，可以

■ 布達佩斯節日樂團



說，這是我聽過的最文質彬彬的一次G弦詠嘆調。

兩天後，大名鼎鼎的倫敦交響樂團和近年走紅的英國中生代指揮丹尼爾·哈丁也齊來獻技了，同台更增亮點的是女鋼琴家王羽佳——目前公認的最出色的新生代演奏家。

在不尋常的過久等待後，王羽佳臉色不佳地走出了台口，她身後的哈丁同樣臉色木然，直到鋼琴前向觀眾鞠躬，她才陡地露出一臉燦然笑容。好，果然是吃這行飯的表演高手！

鋼琴有點無精打彩地奏響了，樂隊的回應也是沉着且鬱悶的，隨着樂曲的開展，意料中地逐漸活潑、熱情、靈動起來，樂隊的聲音有森繁氣象，促使獨奏的鋼琴也吐露悲憤的音色和鏗鏘的力度，這是拉赫曼尼諾夫在《第三鋼琴協奏曲》首樂章記述的內心的質疑和精神坍塌後的意象。王羽佳在Cadenza部分(樂隊靜止，獨奏者的個人炫技表現)爆發出巨大的個人能力，但是藝術表現力比以往發揮得略為遜色。即使到了幽淒的第二樂章，鋼琴已以更形心碎欲絕的音色進入了，但隨即無以為繼，我直接感覺到該晚的王羽佳不在最佳狀態，即使她運指如飛的硬技術是過關的，但對音樂上的內涵處理是無意兼顧了，於是就是一個熟練的鋼琴手麻利地彈着她的琴，聽到後來不無一些乏味。第三樂章的開局做得很有氣勢，王羽佳則以女飛人百米衝刺的速度一股作氣地衝向終點，幾近失控的快速讓哈丁與LSO同時發瘋，這樣的速度與力度之拚更像是體育項目，聽着倒也過癮，但若問聽到了甚麼內容，只能答：痛快吧！

下半場原來奏的是馬勒的《第一交響曲》，這是我本人很有感觸的一首作品，又是由優秀的LSO演奏的，怎料竟然聽後五天就忘得一乾二淨，可見哈丁其實多麼虛有其表——他的指揮技巧是沒得說的，但是馬勒音樂的內心感情，他沒有一點洞悉力去演奏出來，只有第一樂章的自然界描述還不錯。未了，他莫名其妙地加奏了《尤津·奧涅金》(老柴作曲)的大波蘭舞曲，最後再送上一首《星球大戰》，我終於被他搞得哭笑不得地想問：他尊重香港藝術節嗎？他尊重馬勒麼？

精彩放送 文：草草

# 香港話劇團新劇季五月開鑼

香港話劇團日前公佈了2014-2015劇季的精彩節目，新劇季將以「讓生活綻放異彩」為題，包括15齣舞台劇，176場演出。其中幾部翻譯劇都頗吸引眼球，比如說開幕劇《盲女》。《盲女》出自英國編劇Frederick Knott之手，獨留公寓的盲女Susy遇上破門而入的黑幫分子，孤立無援下憑觸感與眾人周旋，鬥智鬥勇、步步驚心。劇作曾在1967年被改編為電影《盲女驚魂》，由柯德莉·夏萍主演，廣受歡迎，更榮獲多項奧斯卡與金球獎提名。這次舞台劇版則由香港話劇團總監陳啟權導演、翻譯，黃慧慈扮演盲女，相信會碰撞出新的火花。另外兩部翻譯劇——《安·非她命》與《三個高女人》都是重磅級作品，前者是英國編劇Martin Crimp的力作，由17段看似互不相連卻不斷交纏的情節組成。劇作自1997年首演以來，已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享譽世界。後者則是美國著名編劇Edward Albee的普立茲得獎作品，三個不同性格及年紀的女人分享各自的人生，道盡生活的秘密。演出邀來美國資深導演David Kaplan執導。除了「舶來」精品，潘惠森的《都是龍袍惹的禍》、莊梅巖的《教授》、鄭國偉的《最後晚餐》都將重演，讓觀眾得以再次觀賞這幾個口碑劇作。香港話劇團一直精心打造的黑盒劇場則將繼續發力，「新劇匠」系列將帶來一系列風格各異的劇場「小點」。劇季詳情請查詢：<http://www.hkrep.com/1415/>



■ 為劇季打響頭炮的是由藝術總監陳啟權(左)翻譯及執導，黃慧慈(右)主演的《盲女驚魂》。 攝影：Wai Lok